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著



B565.27

95986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著

顾寿观译

王太庆校



200021626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 著

顾寿观译 王太庆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38-8/B·155

1959 年 9 月新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字数 51 千

印数 12 000 册

印张 2 3/8 插页 4

定价：4.2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L'HOMME MACHINE
Éditions Bossard
Paris, 1921

根据法国巴黎波沙尔德出版局 1921 年版译出

译者说明

本书的翻译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的。正文由顾寿观译出；“出版者的声明”和“献辞”由王太庆译出。我们在译校过程中曾经参考过 G. C. Bussey 的英译本（1912 年芝加哥版）和 M. Tisserand 所编《拉·梅特里文选》（1954 年巴黎社会出版社《人民古典丛书》版）中的说明和注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出版者的声明.....	1
献辞.....	3
人是机器.....	11

出版者的声明[⊖]

大家也許會覺得很驚訝，我居然敢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一本像這樣大膽的書上。假如我不是相信一切圖謀顛復宗教的企圖都危害不了宗教，假如我能夠相信另一位出版家不會心甘情願地去做我自己憑着良心加以拒絕的事情的話，我是一定不會這樣做的。我知道，如果小心謹慎，就最好不要給那些心智薄弱的人任何受引誘的機會。可是就假定心智薄弱的人會受引誘，我把這本書讀了一下，覺得也根本用不着為他們擔憂。為什麼要這樣誠惶誠恐地去禁止那些違反神聖觀念和宗教觀念的言論呢？這樣做豈不是反而使人相信自己會受誘惑？豈不是證明人們一開始懷疑，信心就立刻消失，因而宗教也就立刻永別了！如果我們害怕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又有什麼辦法，什麼希望來懾服他們呢？如果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理性，只是一味輕率地斥責他們的行為，而不去考查一下，看看這些行為是否應該受到它們自己的那種思想方式的斥責，又怎樣能夠把那些人引回正路呢？

這樣一種做法反而對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有利；他們譏笑宗教，說我們的無知要使我們不能與哲學相調和；他們在他們的壁壘里高唱凱歌，說我們的戰鬥方法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如

⊖ 這聲明是 1748 年作者匿名發表的原版上的。——譯者

果宗教沒有勝利，那是由於那些保衛宗教的低劣作家們的錯誤。讓優秀的作家們拿起筆來，讓他們好好地武裝起來，讓神學對一個這樣脆弱的敵手占上風吧。我把無神論者比作那些意圖攀登上天的巨人，他們將永遠具有同樣的命運。

我認爲應當把這些話放在這本小冊子的卷首，以預防一切顧慮。駁斥我所印出來的東西對於我是不相宜的，甚至對這本書里的議論表示我的意見也不妥當。內行的人會很容易地看出，這只是由於我們在企圖解釋心靈與身體的結合時總要發生一些困難。如果作者所得出的那些結論是有危害性的，但願大家記得那些結論只是以一個假設爲基礎。難道還用得着再去摧毀它們嗎？假如允許我設想自己所不相信的事的話，就算這結論很難推翻，那也只是不過是得到一個較好的機會出出風頭罷了。打毫無危險的仗，戰勝了也不光榮。

這位我根本不認識的作者從柏林給我寄來他的著作，他只是請求我寄六冊樣本到阿爾讓斯侯爵先生的住址去。顯然這只能說是他不願讓人知道，因為我深信這個地址本身只不過是開玩笑的。

献 給

葛廷根大学医学教授

哈勒尔先生[⊖]

这里并不是一篇献辞；您比我所能加給您的一切頌揚都要高得多；如果这是一篇学院文章，我就覺得沒有更無益、更無味的了。这并不是一篇說明，叙述着我用来重新提出一个屢經討論的陈旧問題的新方法。您至少可以發現它具有这种价值，您此外也可以評判您的学生和朋友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我要說的是我寫这部作品的愉快；我呈献給您的是我本人，而不是我的書，为的是自己弄明白这种崇高的研究欲的性質。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如此。有些著作家自己沒有什么可說的，为了补偿他們的想像力的枯燥，便拿出一篇根本就沒有想像力的文章來：我將不会是第一个这样的人。請告訴我，阿波罗[⊖]的双倍的儿子，著名的瑞士人，近代的弗拉卡斯托[⊗]，既善于認識自然，又善于測度自然的您，既要感受自然，更要說明自然的您，身为博学的医师，更是偉大詩人的您，請告訴我：要靠哪些魅力，研究才能把鐘点化为頃刻？这些迥异

⊖ 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瑞士人，医生，植物学家兼解剖学家。——譯者

⊗ Apollon，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被認為是最智慧的。——譯者

⊘ Girolamo Fracastoro (1483—1553)，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兼詩人。——譯者

于庸俗快乐的精神快乐，它們的本性是什么？……讀了您的那些迷人的詩，我自己太感动了，簡直無法說出它們所給我的鼓舞。人，从这个观点去看，是与我心目中的对象毫無阻隔的。

官能的欲望，不管它是多么可爱和可親，也不管一个青年法國医生的那枝看來既知恩又优雅的筆給它作了多少贊頌，它只有一种唯一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它的坟墓。如果極度的快乐不致于把官能的欲望一下殺死的話，它也应当要有一定的時間來復活。精神快乐的源泉是多么不同啊！愈是接近真理，便愈加發現真理的迷人。不但真理的享受可以增進欲望，而且只要一开头尋求享受，就当下得到享受了。人們享受了很久，然而却覺得比閃电还快。假如說像精神高于肉体那样，精神欲望高于肉体欲望，那难道还用得着驚奇？精神豈不是第一个官能，并且是一切感觉的匯合？一切感觉豈不是都以精神为归宿，就像光綫都以發光的中心为归宿一样？所以我們不必再追問，一顆由热爱真理而燃燒起來的心，究竟是靠哪些無敌的魅力，可以說一下子就轉入了一个最美的世界，在那里享受天神才配享有的快乐。在自然界的一切吸引力中，那最强烈的吸引力，至少对于我，就像对于您一样，親爱的哈勒尔，就是哲学的吸引力。还有比为理性和智慧引入哲学的殿堂更光荣的事嗎！还有比掌握自己的一切精神更愉快的勝利嗎！

我們來檢視一番庸俗心灵所不知道的這些快乐的全部对象吧。它們究竟沒有哪种美，沒有哪种宏偉呢？時間，空間，無限，大地，海洋，天宇，一切元素，一切科学，一切藝術，都是这种欲望的对象。精神的欲望在世界的範圍內是太局促了，它能想像一百万个世界。整个自然界是它的食粮，想像力是它的勝利。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细节吧。

使深知醉心的快乐的人们满足的，有时是诗或画，有时是音乐或建筑，歌，舞等等。看看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的黛尔葩（畢戎[⊖]的妻子）吧，她一会儿苍白，一会儿绯红，她看到勒贝尔时循规蹈矩，看到伊菲格妮时柔肠寸断，看到罗兰时怒髮冲冠。乐队给人的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在她的面容上，就像表现在画面上一样。她的两眼时而温柔，时而狂喜，大笑，或者做出一个勇敢战士的英姿。人们把她当作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她根本不是精神错乱，有的只是一种感受快乐的颠狂。她只是为千百种我所感受不到的美所感动。

伏尔泰对他的美洛普[⊖]不能不流泪；这是因为他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和女演员的价值。您读过他的著作，很可惜他没有能够读您的著作。在谁的手里，在谁的记忆里没有这些著作呢？有什么人的心会硬到不为这些著作所感动呢！他的一切审美观念怎样会不为人所接受呢？他是激动地说出这些观念的。

听一位伟大的画家谈绘画吧，我是在过去读理查孙[⊖]的序文时注意到的。有什么赞辞他没有加给绘画？他崇拜绘画的艺术，把它放在一切之上，他几乎怀疑到如果没有绘画，人们是否还能有幸福。他是多么为他的职业所迷啊！

在读希腊、英国、法国的悲剧诗人的一些美好的台词时，或者在读某些哲学著作时，谁没有领略过与斯卡利杰[⊖]或马尔布朗希

⊖ Piron (1689—1773), 与拉·梅特里同时的法国诗人。——译者

⊖ Mérope, 伏尔泰戏剧中的主角。——译者

⊖ Jonathan Richardson (1665—1745), 著名的英国画家，著有“画论”。
——译者

⊖ Scaliger (1484—1558), 意大利博学的语文学家兼医生。——译者

神父同样的激动呢？达西叶夫人[⊖]从來沒有考慮过她丈夫給她的期許，她的發現却多上百倍。如果我們領略到翻譯或發揮別人思想的一种兴奋，那么，我們自己思想时又將如何？由欣賞自然和研究真理而發生那些觀念，是怎样產生，怎样造成的呢？心灵憑借着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孳生繁衍；它把一个觀念联結到另一个同类的迹象上，为了使它們相类似，以及为了使它們結合起來，于是便誕生出第三个觀念。怎样描繪这种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呢？觀摩自然的產物吧。自然的齐一性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產物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造成的。

官能的快乐如果不善加節制，便要喪失它的全部活力，不再成为快乐。精神的快乐在某一点上是与官能的快乐相类似的。应当讓它暫時中止，才能使它敏銳。总之，研究是会使人心醉神迷的，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允許我这样說的話，我說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它的發生，是由于精神忘其所以地醉心于夺其心魄的对象，以致有如擺脫了自己的軀壳和周圍的一切，整个投入它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感受的力量，它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追求真理和發現真理时所尝到的快乐就是这样。估量一下阿基米德心醉神迷时真理的魅力吧，您知道这种力量是要了他的命的。

尽管別的人投身于人群之中，以免認識自己或者怨恨自己，明哲之士則避开大世界而尋求孤独。为什么他只是孤芳自賞，而不乐于与儕輩相处呢？这是因为他的心灵是一面忠实的鏡子，他的正当的自爱認為在这面鏡子里照看自己是有益的。一个人是正直

⊖ André Dacier (1651—1722)，法國語文学家，他的夫人 Anne Lefebvre (1654—1720) 是杰出的希臘拉丁學者，以翻譯“伊利亞德”和“奧德賽”著名。——譯者

的，就根本用不着害怕認識自己，只要自爱不包藏那种自鳴得意的危險。

一个人从天上往地下看，別人就都变得渺小不足道了，最宏偉的宮殿就都变成了草棚，千軍万馬就顯得像一群为了一粒谷而拚命打架的螞蟻——在一位像您这样明哲的人看來，万事万物就是这样。您看見人們的那些無謂的騷动就付之一笑，他們的人数虽然多到大地难容，却是無緣無故地挤來挤去，他們誰也不称心，乃是当然的事。

頗普[⊖]在他的“論人”那本書里表現的真是高明！王公大人們在他面前是多么渺小。您啊，与其說是我的老师，不如說是我的朋友，您从自然得到的才智同您所瞧不起的那个人是一样多，負心人啊，您是不配在科学中出人头地的：您教我像那位大詩人那样，將帝王們鄭重其事地搞的那些不值一文的玩意付之一笑，这毋寧說是教我对它們嘆一口气。我的福气是您那里來的。不，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書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他周圍環繞着一些啞巴朋友，然而他們却向他說盡了他想听的話。但願上帝不要剝奪我的需要和健康，这就是我向他要求的一切。有了健康，我就会不厭地喜愛生命。有了需要，我的愉快的精神就会不断地鑽研智慧。

是的，研究是任何年齡，任何地点，任何季节，任何时刻都可以得到的一种快乐。西塞罗对哪个有成功的研究經驗的人沒有妒嫉过？这种快乐使年輕时的娱乐減輕了猛烈的肉欲成分；为了充分享受这种快乐，我有一个时候曾经强迫过自己放弃爱情。爱情对

⊖ Pope(1688—1744), 英國詩人。——譯者

于一个明哲的人并不造成任何恐怖，它是善于使两个人结合，使两个人互相尊重的。遮蔽它的理解力的乌云并不使它懈怠；乌云只是指点出应当用什么补救的办法来使乌云消散。当然太阳是不会很快地使大气中的云层离去的。

在老年，在两鬓成霜的年龄，人们已经与青年时代不同，不能给人别的快乐，也不能取得别的快乐了，那时候还有什么比读书和沉思更好的办法！有一天，有个怀着虚荣心开始感到了做作家的快乐的人向我说：成天看见在自己的眼前，在自己的手里有一部可以使后世的人以及当代的人喜悦的著作在成长和形成，是多么快乐！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消磨在往来于自己的家与出版者的家之间。他说得不对吗？当受到赞扬的时候，有哪个慈爱的母亲比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更喜悦？

为什么要这样夸耀研究的快乐呢？谁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带别种好处所附带的厌倦不安的好处？谁不知道这是一个无尽的宝藏，是一种最可靠的慰藉，可以抵消那种与我们行坐不离，形影相随的剧烈痛苦？打碎了自己一切偏见的锁链的人是幸福的！只有这种人才完全纯粹地尝到这种快乐吗？只有这种人才享受这种精神上甜蜜的恬静，才能享受一个勇敢而无野心的心灵的极度愉悦。这种愉悦乃是幸福之父，如果它不就是幸福的话。

让我们停一会儿，把花朵投掷到由明诺娃和你给戴上了不朽的常春藤冠的那些人的道路上吧。花神在这里邀请您和林奈[⊙]一道从新的小径登上阿尔卑斯山的冰峰，以便在那里观赏另一座雪山下一个由自然的双手种植的花园：这个花园从前乃是这位瑞典

⊙ Linné (1707—1778), 瑞典植物学家, 分类学的创始人。——译者

教授承袭的全部遗产。从那里你再下山走进这些花圃，花圃中的花草正在等待他整理出一个次序来，因为这些花草显得是被忽视到如今了。

在那里我看到了莫伯都依[⊖]这个法国的光荣，可是另外一个国家才配享受这个光荣。他离开了一个朋友的餐桌，这位朋友乃是最伟大的国王。他到哪里去？到自然议会去，牛顿在那里等他。

对于化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解剖学家等等，我将说些什么呢？这些人的考察死人的乐趣，几乎与我们使死人复活的乐趣一样大。

然而一切都要让位于治病的伟大艺术。有人在我面前说过，医生是唯一无愧于祖国的哲学家。医生好像是在生命的暴风雨中的海伦的兄弟[⊖]。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啊！他只要看一眼，就使血脉平静，就使一个激动的心灵泰然，就使可怜的凡夫们心中甜蜜的希望复活了。他宣告生和死，就像天文学家预报日蚀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照耀自己的火炬。可是，如果精神乐于发现那些指导它的规则的话，当事实证明了它的大胆是正确的时候，是多么大的胜利啊！——这种可喜的经验是您天天有的。

所以科学的第一种功用就是钻研科学；这已经是一种真正的、坚实的好处。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人更加幸福。您还在幼年的时候，智慧的双手就已经把您引向令人向往的目的了，可是有多

⊖ Maupertuis (1698—1759)，法国几何学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第二的宾客，曾任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拉·梅特里自己也作过腓特烈第二的宾客。——译者

⊖ Hélène，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美女，幼时为雅典的提修斯所诱，她的兄弟卡斯托和波里兑开斯把她救出来。——译者

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五十年，被偏见的重荷压得弯腰驼背，比被时间压得还要厉害，看起来什么都学过了，却单单没有学会思想。研究真理的珍贵科学，在学者中间高于一切，然而这种科学至少已经成为一切其他科学的成果了。我从童年起专心研究的，就是这门唯一的科学。请您评判一下吧，先生，但愿我的友情的这件礼物永远为您的友情所眷爱。

人是机器

那是不是最高本体的光芒，

人们把它描绘得如此辉煌？

那是不是圣灵保存在我们身上？

精神与我们的官能同生同长，同样萎黄；

哎呀！它一样要死亡。

——伏尔泰



一个明智的人，僅僅自己研究自然和真理是不夠的，他應該敢于把真理說出來，幫助少數願意思想並且能夠思想的人；因為其餘甘心作偏見的奴隸的人，要他們接近真理，原來不比要蝦蟆飛上天更容易。

我把哲學家們論述人類心靈的體系歸結為兩類，第一類，也是最古老的一類，是唯物論的體系；第二類是唯靈論的體系。

有些形而上學家們曾經暗示過，說物質也很可能具有思想的能力。不能說他們辱沒了他們的理性。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有這樣一個好處（因為在這裡這要算一個好處）：含糊其辭。其實，問物質能不能思想，而除了把物質當作物質本身以外，不作任何別的考慮，這就等於是問物質能不能報告鐘點時間。可以預見，我們是要避開這個暗礁的，洛克先生不幸正就是復滅在這塊暗礁上。

萊布尼茲主義者們，以他們的所謂單子建立了一個誰也不懂的假定。與其說他們物質化了心靈，不如說他們把物質心靈化了。一個存在，如果說它的性質是我們所絕對不知道的，試問我們怎麼樣給它下定義呢？

笛卡爾以及所有的笛卡爾主義者們（人們把馬爾布朗希派也算作笛卡爾主義者是很久的事情了），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認為人身上有兩種不同的實體，就好像他們親眼看見，並且曾經好好數

过一下似的。

那些最明智不过的人是这样說的：只有憑着信仰的光輝，心灵才能認識自己；但是，以理性动物的資格，他們相信可以为自己保留一种权利，來考察聖經上說到人的心灵时所用的精神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并且，如果說在他們的研究里，在这一点上他們和神学家們是不一致的，在所有的其他点上，神学家們自己之間意見难道就更一致些嗎？

用很少几句话來概括他們的一切思想結果，就是：

如果有一个上帝，那末，他就既是自然的創造者，也是啓示的創造者；他給了我們一个來解釋另一个；他又給了我們理性來使這兩者一致起來。

不信任我們从生命体中所能汲取來的各种知識，这就等于視自然和啓示为兩個互相敌对互相破坏的对立物，因此便胆敢主張这一种謬論：認為上帝在他的各种不同的作品里自相矛盾，并且欺騙我們。

所以，如果有一种啓示，它就不能是和自然相矛盾的。只有依靠自然，我們才能明了福音書里那些話語的意义，只有經驗才是福音書的真正的解釋者。事实上，所有別的注釋家們直到現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塗而已。这一点我們且拿“自然景象”[⊖]這本書的作者为例，也就可以想見一般了。在談到洛克先生的时候，他說道：“真真令人吃驚，一个把我們的心灵貶抑到認為是一个塵土的心灵的人，竟敢把理性当作信仰的各种神秘經驗的法官和最高裁判者；”他接着說，“因为，如果你要去听从理性，那你把基督教就不

⊖ 即修道院長布呂希 (Abbé Noel Antoine Pluche, 1688—1762)，他硬說各种自然景象是由創世主的智慧和善意而來的。——譯者

知道会想成什么东西了。”

且不說这些思想对于闡明信仰絲毫沒有帮助，并且它对于那些相信有能力解釋聖經的人所用的方法所提出來的是这样一些極無意义的反对，使我覺得化時間去駁斥它几乎都是可耻的。

首先，理性的优越并不在于一个大而空洞的名詞（非物質性），而在于它的力量，它的廣大的应用和它的洞徹的理解力。因此一个塵土的心灵，如果它在無数难以把握的概念中間，一眼便看出了它們的关系和次序，顯然这个塵土的心灵比一个任憑用什么最貴重的材料拼起來的但是蠢笨的心灵要好得多。像普林尼[⊖]那样，对我们出身的微賤感到羞耻，那就不算是什麼哲学家了。看起來是低微的东西，在这里却是最可貴的；为了这样的东西，看样子自然却是化費过最大的心机和最大的努力的。但是既然对人說來，并不因为他的起源低微——就算是他的起源再低十倍吧——便因之不是一切存在中最完美的存在，那么管他的心灵是个什麼起源呢，如果这个心灵是純潔的，高尚的，崇高的，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心灵，它就使任何賦有它的人都很可敬。

至于布呂希先生的第二种推論方式，我覺得即使在他自己那个有点近乎偏执的体系里，也是很有毛病的；因为如果我们認為信仰与最清楚的原則、最無可爭辯的真理是相反的，那么，为了尊敬我們的啓示和啓示的創造主的榮譽起見，必須讓我們相信：这个想法是錯誤的，我們对于福音書的話語的意义还是一竅不通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不論自然和啓示全都是幻覺；或者是只有經驗能够解釋信仰。难道还有比这位作者的看法更可笑的么？

⊖ 指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ius Major)，他在所著的“自然史”中說人是無力的，連禽獸都不如。——譯者

我仿佛听见一位逍遥学派[⊖]的人说：“绝对不能相信托里采利的经验，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了它，如果我们取消了‘自然怕真空’的说法，那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哲学呢？”

我已经指出布吕希先生的推论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这首先是为了证明：如果有一种启示，像一切害怕理性的人所要求的那样，仅仅依靠教会的权威而不用任何理性的检验，那是根本没有充分证明的；其次是为了保卫愿意走我为他们开辟的道路的人所用的那种方法，即用每个人得之于自然的光明，来解释那些超自然的、本身不可理解的东西。

因此在这里指导我们的只有经验和观察。在那些曾是哲学家的医生们的记录里，处处都是经验和观察，但是那些不曾做过医生的哲学家们，却一点经验和观察都没有。前者打着火把走遍了、照亮了人身这座迷宫；只有他们才为我们揭开了那些隐藏在层层帷幕之下的机括，这些帷幕遮蔽了为我们所看不到的无数奇迹。只有他们静静地窥视着我们的心灵，曾经千百次地，不论是在它畏葸的时候，或是正遇上它慷慨伟大的时候，突然抓住了它，既不因前一种情况而更轻视它，也不因后一种情况而更夸奖它。再说一次：只有这些医生们在这里才有发言权。至于其他的那些人们，尤其是神学家们，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听他们恬不知耻地决定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认识的问题，岂不很可笑么？相反地，他们的那些晦涩的学问正好歪曲了这个问题的，这些学问把他们引导到千百种偏见上去，总而言之，把他们引导到宗教狂热上去，这就更加重了他们对于人体机械作用的彻底无知。

⊖ 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译者

⊗ 显然他是犯了丐词的错误。

但是即使我們已經選擇了最好的向導，我們還會發現在這條道路上荆棘和障礙是叢生着的。

人是一架如此複雜的機器，要想一開始便對它有一個明確的完整的概念，也就是說，一開始便想給它下一個定義，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最大的哲學家們先天地，也就是說想借助於精神的羽翼做出來的研究，結果證明都是枉費心機。因此除了後天地，是別無辦法可想的；也就是說，只有設法，或者說，通過從人體的器官把心靈解剖分析出來，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我不說這樣便無可爭辯地發現了人性本身，但至少是——在這個問題上接近最大程度的或然性。

因此，我們且拿起經驗這根指路杖，把歷來哲學家們的空談都扔在一邊吧。既是一個瞎子，又相信用不着這根指路杖的，那真是瞎到底了。有一個近代人說，只有虛榮心才使人不能從第二等的原因里得到如同從第一等的原因[⊖]里得到的同樣的益處。這位先生說得也真是有道理！是的，人們可以甚至也應該從那些真正百無一用的煌煌巨著去贊美所有一切這些了不起的天才們，去贊美這些笛卡爾們，馬爾布朗希們，萊布尼茲們和沃爾夫[⊖]們……等等；但是我請問從他們那些深奧的玄想里，從他們的一切作品里，我們究竟得到了什麼益處呢？讓我們從現在開始，且不管人們曾經怎麼想，而只是看看為了使生命安寧，我們該怎樣想吧！

有多少種體質，便有多少種不同的精神，不同的性格，和不同

⊖ “第二等的原因”即事物的直接原因，可以感覺得到；“第一等的原因”則是指事物的根本原因，亦即形而上學的原因，是感覺不到的。這兩個名詞是經院哲學的名詞。——譯者

⊖ Wolf (1679—1754)，萊布尼茲的學生。——譯者

的風俗。伽倫[Ⓐ]就早已經認識了這一真理，而笛卡尔——不是希波克拉特[Ⓑ]，像“心灵史”一書的作者[Ⓒ]所說——則更推進了這個真理，進而認為只有醫學才能借改變軀體而改變精神、風俗和習慣。這是真的，是黑胆，苦胆，痰汁和血液這些體液按照其性質、多寡和不同方式的配合，使每一個人不同於另一個人。

在有些疾病里，忽然心靈隱而不見了，看不出半點有心靈的征象；忽然大家說心靈加倍了，有一種激動使它非常興奮；忽然，痴愚消釋，一個病愈的白痴成為一個非凡的聰明人；忽然，最了不起的天才一下子變成愚蠢，從此不復自識，無數花費和無數辛苦換來的那些可貴的知識都從此告別了！

這裡是一個麻痺症的病人，他問人他的腿是不是在床上；那裡是一個士兵，他以為他還有那條已經截去的胳膊。對於原有的知覺的記憶，和對於心靈平時聯繫這些知覺的那個位置的記憶，造成他的幻覺和他的這種夢囈。只要對他談到這個失去的部分，便使他從新感覺到這個部分，並且感覺到這一部分的一切動作；這種感覺所引起的說不出的心理上的痛苦，真是無法表達的。

這個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哭得像個孩子，但是那個人卻以談諧對待死亡。要怎樣才能使卡諾斯·尤利烏斯[Ⓓ]，塞內加[Ⓔ]，彼得羅紐[Ⓕ]等變勇敢為畏葸怯懦呢？脾臟、肝臟里有一點故障，門靜脈

Ⓐ Galen, 紀元二世紀時希臘名醫。——譯者

Ⓑ Hippocrates, 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名醫, 號稱“醫學之父”。——譯者

Ⓒ “心靈史”是拉·梅特里本人匿名發表的一部書。——譯者

Ⓓ Canus Julius, 羅馬貴族, 被皇帝加利古拉所殺, 臨死從容不迫。哲學家塞內加在“心靈的恬靜”一書中贊揚了他。——譯者

Ⓔ Sénèque, 羅馬哲學家, 著名作家。——譯者

Ⓕ Pétrone, 羅馬作家, 為暴君尼羅逮捕, 自剖動脈管放血而死。——譯者

里有一点阻塞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想像力和这些内臟一起被阻塞了，因此也就產生了歇斯底里症和憂郁症这一切离奇的病象。

我还用得着再举出有人想像自己变成了人狼，雄鷄，吸血鬼，又有人以为自己被死人吮吸之类新的例子么？还有人以为自己的鼻子或别的肢体是玻璃做的，对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劝他睡到稻草上去，免得把鼻子砸碎了；然后在稻草上放一把火，嚇着要燒死他，好讓他重新發現鼻子的用途和鼻子原是地道的血肉做的。驚嚇有时候是治得好瘋癱病的。这种例子也用不着多講了。这些人人人都知道的事，只用略略提一下就行了。

同样，我們也不用多細講睡眠对于人的影响。你看这个困極了的兵，几百尊大炮在轟着，他却在壕溝里打鼾。他的心灵什么也听不見，他的酣睡真是一场十足的中風病。一顆炮彈就要把他炸得粉碎，可是他也許并不比爬在他脚下的一只小虫更感觉到这一击的危險。

另一方面，这一个为妒忌、仇恨、貪欲或野心所吞噬的人，却得不到片刻的安寧。一个人沒有把自己的心从各种情欲的折磨中解放出來，最清靜的环境，最清凉舒暢的飲料，对他也是無用。

心灵和身体是一同入睡的。跟着血液循环的一步步緩慢，一种平安恬靜的感觉便散布在整个机器上；心灵軟綿綿地觉着自己和眼皮一起沉重起來，和每一条腦神經的纖維一起低垂下來。于是和身体上所有的肌肉一起，它一点一点地沉入一种麻痺状态。身体的肌肉再載不住头腦的重量，心灵也再承当不住思想的負担，心灵入睡了，好像根本不存在了。

血液循环太快了么？心灵便不能入睡。心灵太兴奋了，血液

便不能緩慢下來；它在血管里突突地奔跑，發出一種可以聽到的聲音；這就是失眠的兩個互為因果的原因。夢里的一點點驚恐，使得心臟突突地跳動，把我們從疲困或睡眠的舒適里喚醒，就像尖銳的痛苦或急迫的需要把我們喚醒一樣。而且，既然只要心靈的作用一停止便引起睡眠，因此即使在醒着的時候（這種醒也只能說是一種半醒）經常也有各種心靈的小睡狀態，各種白日夢。這些白日夢證明心靈並不是永遠要等身體睡了才睡的，因為，如果說心靈並沒有完全睡着，它和完全睡着也差不多了，因為心靈不可能說出它究竟還在注意些什麼，一團數不清的混亂的概念，可以說就像一團雲一樣，充塞在我們頭腦的大氣層里。

鴉片和它所引起的睡眠有太密切的關係，在這裡不能不談一下。這一種葯劑，也和酒、咖啡一樣使人沉醉，只是方式各有不同，用量的多寡也各不相同。鴉片使人感到一種情境里的愉快，這種情境應該說已經是進入了感覺的墳墓，就像鴉片本身是死亡的象徵一樣。多麼舒適的麻木啊！心靈永遠不再想離開這種情境了。過去，心靈受着最劇烈的痛苦的磨折；現在，它只感到一種不感覺痛苦的快乐，並且享受着一種最適意的安靜。鴉片甚至改變人的意志；心靈要想醒來，要想振作，它強迫它躺到床上去。至於那些真正的毒葯，我就略過不談了。

咖啡這種解酒劑，是用刺激我們想像力的方法解除我們的頭痛和各種病痛的，而不像酒那樣，又在明天為我們安排下頭痛和痛苦。

我們再從心靈的其他方面的需要來觀察它。

人體是一架會自己發動自己的機器：一架永動機的活生生的模型。體溫推動它，食料支持它。沒有食料，心靈便漸漸癱瘓下

去，突然瘋狂地掙扎一下，終於倒下，死去。這是一支蠟燭，燭光在熄滅的剎那，又會瘋狂地跳動一下。但是你喂一喂那個軀體吧，把各種富于活力的養料，把各種烈酒，從它的各個管子里倒下去吧；這一來，和這些食物一樣豐富開朗的心靈，便立刻勇氣百倍了，本來一杯白水吃得他要臨陣逃跑的那個兵士，這會兒變得慍悍非凡，應着戰鼓的聲音，迎着死亡，勇往直前了。這就叫做冷水澆得定下來的血，熱水又使它沸騰起來。

一頓飯有多麼大的力量！快樂又在一顆垂頭喪氣的心里重生，它感染着一切同桌的人的心靈，他們齊聲唱起可愛的歌來表示他們的快樂，在這件事上法國人是頭等的。只有患憂郁病的人還是愁眉不展，讀書人在這里也沒有他的份。

吃生肉使野獸凶暴，人吃生肉也會變得凶暴起來。這一點真是的確，例如英國人不吃烤得像我們那樣熟的肉，而吃紅紅的、血淋淋的肉，他們似乎多多少少沾上了這種凶暴的性格，這種凶暴的性格一部分是由于這樣的食物而來，一部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只有教育才能使它不發作。這種凶暴在心靈里產生驕傲、怨恨，造成對其他民族的輕視、強悍和其他種種使性格變得惡劣的情操，就像粗糙的單調的食物造成一個人遲鈍、愚笨一樣，后者最常見的表現就是懶惰和馬虎隨便。

頗普先生[⊖]最懂得饕餮的力量，他說：

“卡修斯永遠講道德，永遠正經，

他認為容忍惡棍的人自己就近于惡棍；

只有在吃飯的時候——無疑他要選擇

⊖ Pope, 英國著名詩人(1688—1744)。——譯者

一个有鹿肉的坏蛋，而不要沒肉的聖者。”

在另一个地方他說：

“看那同一个人，身体健康，或是犯風湿病，
 独个兒，和大伙兒一起；丢了差使，还是正在走运，
 早早起來办事，忽然又跚跚來迟；
 圍狐行獵是个疯子，辯论会上有他的机智；
 市議會里喝成爛醉，跳舞廳里文質彬彬；
 倫敦街上称朋道友，宮廷里面不講信义。”

在瑞士有过一位司法官，叫做斯德該·惠蒂霍芬；他在吃齋的时候是法官里面最公正、甚至最仁慈的一个；但是遇上他大嚼一頓之后，可憐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幸的人便要倒霉了！他会把沒有一点过错的人判成罪大惡極的人，送到絞刑架上去。

我們想，只有当我们快乐或勇敢的时候，我們才是好人，事实上也真是如此。一切决定于我們这架机器运行得怎样。有时候我們喜欢說心灵住在我們的胃里，房·爱尔蒙[⊖]認為心灵的位置在幽門，除了把部分当成了全体以外，他其实並沒有說錯。

極度的飢餓能使我们变得多么残酷！父母子女親生骨肉这时也顧不得了，伸出赤裸裸的牙齒，撕食自己的親骨肉，举行着可怕的宴会。而在这样的殘暴的場合下，弱者又永远是强者的牺牲品。

怀孕症，这个和妇女萎黃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是自己招惹來的病，它不只像普通最常見的那樣，只是引起这两种疾病通常具有的那种飲食胃口上的敗坏和癖好而已；有时候它还唆使心灵謀犯最可怕的罪惡；这是一种突發的精神病变的影响，这种病变直到

⊖ Jan Baptista Van Helmont (1577—1644)，比利时医生兼化学家。

窒息住我們的良知。这样，我們便看到我們的頭腦，这个精神的子宮，和身体的子宮一起也能敗坏到什么程度了。

而另一方面，在为貞操同时又为健康驅迫的男女中間，又是怎样另一种猛烈可怕的情形啊！这个胆怯的、腼腆的少女，一下子便失去了全部羞耻和貞節；她把乱倫看得就像一个風騷妇人看通奸一样普通。如果她的需要得不到即时的满足，后果决不限于一些簡單的性生理上的病变或是精神失常而已；这个可憐的女人会因为一种病而死去的，但是会医治这个病的却有这么多的医生。

只要用眼睛看一看，便知道年齡对于心灵有必然的影响。心灵随着肉体的進展而進展，就像随着教育程度而進展一样。在女性，心灵还受体質柔弱的影响；因之就產生这种柔順，这种温情，和这种憑感情甚于憑理智的多愁善感，以及那些偏見和那些迷信，偏見和迷信在她們生活上的强有力的影响几乎是不可磨滅的。相反地，在男性，他們的腦髓和神经生得比較坚固，具有一切固体的坚实性，因此他們的心灵，和他們的面容一样，也比較强壯；而为女性所受不到的教育，又使他們的心灵更增加了新的力量。男人有了这样的天賦的和人为的帮助，怎样会不更爽快，更慷慨，在友誼上更可靠，在困难面前更坚定呢？但是，要是按照“論面相学的書簡”这本书的作者[⊖]的那一种想法，那就是：女性既有精神上的优美和肉体上的优美，又几乎具有一切最温柔，最細膩的內心感情，实在大可不必妒忌我們男人所有的一种双重力量，这种力量之所以賦予男人，似乎只是一方面为了使他更深地沉潜于美色，一方面为了使他能更好地为女性的快乐服务而已。

⊖ 指雅各·裴尔內梯 (Jacques Perneti)。——譯者

我們不必要像这位作家一样是一个大面相学家，也可以从容貌和面型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品質，只要容貌和面型的特色表現得清楚到一定的程度就行了；这就像診斷一种一切症象都已經十分明顯的病，并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大医生一样。請審視一下洛克、斯蒂尔、波耳哈維[⊖]、莫貝都依[⊖]等人的画像，你决不会因为看到他們的相貌都是这样坚实、目光炯炯都是像老鷹一样而感到驚异的。再看一看無数別人的画像，你也永远分辨得出哪一个是天才，哪一个是人才，有时甚至分辨得出騙子和好人。有人就曾說过，例如，某某著名的詩人(在他的画像上)便結合着普罗米修斯的热情和一个偷兒的神情。

歷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說明天气对人的影响。有名的德·琪司公爵曾經好多次落在亨利第三手里，他認定亨利是决不敢殺他的，便徑自跑到布洛窪去了。樞密大臣希凡尼听到这个消息，失声叫道：这个人完了！等到事情証实了他这不幸的預言，人家問他是憑什么知道的。他說，我認識亨利二十年了，他天生是个好人，甚至是懦弱的，但是我曾經觀察到，如果天气一冷，一件極小的事也可以使他變得非常暴躁。

某一个民族的精神笨重而愚鈍，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活潑、輕快而敏銳。这种不同，如果不是由于他所用的食物，由于他的父系祖先的精子[⊕]，以及由于浮游在空中的無数元素所構成的渾沌大气而來，又是从哪里來的？精神和身体一样，也是有它的瘟疫病和

⊖ Hermann Boerhaave (1668—1738), 著名的荷蘭医生, 拉·梅特里的老师。

——譯者

⊖ 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1759), 著名的法國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譯者

⊕ 动物与人类的歷史証明父祖的精子对兒女的精神和身体有很大的影响。